

# 圣经的独特

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看圣经的独特，以及如何读圣经。

## 圣经的本质

首先，圣经里有二处经节说到，圣经的本质是什么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，“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对于教训、督责、改正、在义上的教导，都是有益的。”神的呼出就是神的气、神的说话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，“第一要知道，经上所有的预言，都不是人自己的见解；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，乃是人被圣灵推动，从神说出来的。”表面来看，圣经是人写的话，但在人写的话背后，有神的灵的感动，有神的灵的推动。

## 圣经中文译本

圣经分作旧约与新约两部分，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，所以需要翻译成各种的语言。中文圣经大半是外国传教士翻译的，他们虽然是外国传教士，但深居中国，精通中文。比如，犹太传教士施约瑟（Joseph Schereschewsky），一八五九年来中国传教的时候是年轻人。一八八一年夏天，严重中暑，自此身患残疾。那时他已开始翻译圣经，于是将中文字罗马拼音化，用打字机打出来，然后再由中国同工将文稿从罗马拼音转成汉字。象他这样一生摆在圣经翻译工作里的，为数不少。

一九〇〇年，义和团事件之后，信耶稣的人剧增。当时，先后出版了《浅文理和合译本》、《文理和合译本》、《官话和合本》等中文圣经译本。其中前二者文理本是用文言文来发表，而《官话和合本》是用通俗的白话来发表，于一九一九年正式出版，通称《和合本》。因着同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，竭力推行白话文，所以《和合本》成为日后最通行的版本，而文理本就渐渐被淘汰了。《和合本》的优点是文体通顺、流畅；缺点是有些词汇太旧、过时了，现代的人都不明白它的意思。比如，在旧约雅歌书里“我的良人”，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其实是指“我的爱人”说的。

《和合本》的另一个短缺，就是它没有注解，读者不容易领会经文的属灵意义。所以二十几年前，我们出版了《新约圣经恢复本》，就是按照圣经原文重新翻译过，再加上纲目、注解与串珠。除了经文之外，约有九千多条的注解，解释圣经里较难理解的段落、经

文、词汇。现在《恢复本》也越来越被广泛使用。去年开始，我们在北美、远东各地建立许多“圣经恢复本读经小组”（RSG—Recovery version Study Group），来帮助人追求恢复本圣经。我们也有一本册子《如何读圣经》，简单介绍恢复本圣经，并且扼要说明如何使用恢复本圣经。

## 圣经是“那”独一的书

在西方文化中，经典之作大都以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这三种古代文字写作而成。二十世纪以前，凡进大学的都要读拉丁文，但到了二十世纪，古典文字就越来越被撇弃，几乎除了专攻古典学（Department of Classics）以外，很少人懂得古代文字，也就很少人读古典书籍。所以一百多年前，哈佛出了一套世界名著，叫作西方文化典籍（Classics of the Western Culture），将西方文化中最上上的一百套经典之作编列其中。在这一百套古典书籍里，圣经被归为特别的一类，因为圣经是“那”独一的书，和世界上所有人的著作不同，它乃是神的呼出。

从世界的眼光来看，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，是一本宗教的书。但从圣经自己的见证来说，它是神的呼出，是神呼出来的话，是神对人说的话，是神感动先知（申言者）所说出、写出的话。也就是，申言者被神的灵感、推动，而说出神的旨意、意愿和盼望，就象帆船被风吹动、带动一样。帆船本身没有驱动力，真正驱动帆船的力量是风，乃是风驱动了帆船；而帆船是看得见的，风是看不见的。照样，表面来看，圣经是人写的，但背后隐藏的驱动力、源头乃是神自己。（彼后—20~21）

所以从文学、科学、历史来看，圣经不光是超越群籍，它更是另一类的书。因为所有的著作都是从人的层次写成的，惟独圣经是从神写成的书，它是神自己所说的话。从宗教来看，所有宗教的经典书籍中，只有这本圣经确确实实地明文记载，它是神所说的话。旧约一再重复地提到，神说、耶和华说、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；新约也一再重复地提到，经上记着说、主说。整本圣经至少有两千三百次明文明言地表明，它是神对人说的话。佛经没有这样的记载，回教的可兰经也没有这样的表明。

## 圣经是那独一之书的明证

圣经是“那”独一的书，何以见得？首先，我要从圣经的手稿（Manuscript）、作者（Author）、预言（Prophecy）、统计（Statistics）这四方面来证明，圣经是一本书中之书。我用英文字 M-A-P-S 来代表我所要引证的四方面。换言之，MAP 是地图，而圣经

就是我们人生中多方多面的地图。

## 圣经的手稿

第一个字母是 M，代表圣经手稿（Manuscript），就是圣经手抄本、圣经古卷。如果你对圣经手稿的历史有研究，就知道圣经的手稿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著作多得多。我例举一些资料、数据，你就可以看出端倪。现有的圣经手稿大约有两万四千多本，一大半是头三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手稿，其中约有五千三百多本是用希腊文抄写的，约有一万多本是用拉丁文抄写的。新约圣经本身是用希腊文写的，是主耶稣时代通行的语文；而拉丁文是在主后两、三百年广为通行的语文。

如果大家读过希腊历史，就知道希腊很出名的史家希罗多德（Herodotus），他是公元前四百八十年的人，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末期。关于他的手稿有八本，最早的一本是公元后九百年写的，就是他死后一千三百年抄写的。在西方文明中，希腊文学、哲学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，他是公元前三八四至三二二年的人，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代。关于他的著作目前流传的手稿只有五本，而且都是公元一千一百年以后抄写的，就是他死后一千四百年才有的。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是罗马帝国的创始者，他是公元前七十年的人，关于他的著作现在流传的手稿只有十本，是公元后九百多年抄写的，就是他死后一千年才有的。

十九世纪发现的圣经手稿叫作 St. John，约主后一百二十年抄写的，就是耶稣死后九十年写的。到二十世纪又发现一些新的手稿，有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，其中路加福音的年代比 St. John 还早三十年，约主后八、九十年抄写的。而马可福音的年代比路加福音更早，约主后六十年抄写的，于一九四七年在以色列死海旁边发现的。之后，十余年间又在山洞里陆续发现了许多古卷，也就是死海古卷。因着死海的地质、气候非常干燥，所以羊皮纸很容易被保存下来。

第二次大战以后，在埃及也发现很多写在蒲草纸上的圣经古卷。因着埃及的气候比巴勒斯坦更干燥，而且蒲草纸比羊皮纸更容易被保存下来，所以有不少古卷被发现。其中之一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，根据纸质以及墨渗入纸的深度，与同期一些手稿作比较，被鉴定为主后约四十年抄写的，这可能是第一手的手稿。所以，圣经的手稿是最古老的手稿，也是最齐全、改变最少的手稿。

十八世纪末，西方开创了一门专专研究圣经手稿的学问，称为“经文鉴别学”或“经文校勘学”（Textual criticism），就是借着比较各种不同的版本，一字一字，一句一句地比较，而找出正确的原著版本。我们出版的圣经恢复本，就是根据希腊原文第二十五版译著的，这说明圣经原文是一直地被鉴定、校勘。你说，神的话怎么还会有出入呢？有出入是因为人手抄的时候，难免有错漏，即使校对也会有疏失，但在主要的真理和神圣的启示上，是没有错漏、出入的。

在西方文学里最出名的就是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，约有一万七千行，若用“经文鉴别学”来校勘，则有七百六十行是有差异的，也就是有百分之五前后不一致。然而，圣经约有两万行，却只有四十行是有差异的。换句话说，百分之九十九点五是一致的，只有千分之五的差异，而且都是小差异，比如标点符号或是少个字母的问题，并不影响经文本身的原意。所以，圣经的传递比世上有权威之经典的传递，准确得太多了。

再说中国的经典，中国没有专门研究手稿的学问，对手稿的真实性、可靠性既不讲究也不在意。虽然中国有训诂学，就是比较一些古版本，然后从其中找出最好的一个版本来，好象有一点鉴定、校勘的功能，其实它主要是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，或是搜集古代词汇，再分类注释，仅仅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，并没有很多真正鉴定的工作。不象西方的Textual criticism，纯粹是作古卷的鉴定，其中作得最好的就是圣经。

中国经典的流传完全在于编辑者的声望，以及历代帝王的信奉。比如，中国的五经就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相传是春秋、战国时代，经孔子编辑或修改而流传下来的。到了秦国统一天下、焚书坑儒，几乎烧掉了所有的儒学经书。尔后，秦亡汉兴，历经高祖、文帝、景帝，到了第四代汉武帝的时候，董仲舒建言尊崇儒学，就开始大力搜寻已失传的经书，所以现存所谓的古书，大半都是后汉时期，就是东汉以后，才又陆续编辑出来的。

到了南宋（约公元一千一百年），钻研儒学的专家——朱熹，把孔子的五经、儒家的思想与经典加以整理、诠释，而编成了四书，就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其实朱熹所编著的四书，其版本也没有被流传下来。我们现今所通行的版本，大多是三百年前乾隆时代的手稿——《四库全书》。中国乃是到了二十世纪，才开始有研究经典手稿的学问。

比如，《论语》原来有三个版本，亦即鲁版、齐版、五文版。然而，这三个版本的篇数都不一样，分别是二十二篇、二十篇、二十一篇。连篇数都不一样，更不用说行数、内

容也是不一样。相传《论语》是孔子教导其弟子的语录，约公元前二、三百年由其门人及再传弟子结辑而成；我们现在的《论语》乃是后汉时期，根据鲁版并参考其他版本编成的，二者相隔至少五百年。还有《易经》，传说是伏羲氏发明的，到了公元前五百年，周文王大力推行；我们现在所通用的版本，乃是五代时期编撰的，中间差不多隔了一千年。

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，先后在湖南长沙挖出了三座汉墓，称为马王堆汉墓，共出土3000多件帛书、帛画、竹简、丝织品、漆器等文物，和一具保存完整的女尸。这具女尸年代虽逾2100年，但肌肉柔软、有弹性，部分骨节可以活动，比埃及木乃伊保存得还要完好。文物中的帛书是西汉初期（公元前两百年左右）写在布上的书，大约有十万字，有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与许多古佚书，但只是其中部分并不完全，也有占卜、天文方面的著作。还有医书竹简，可说是中国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。

我们把马王堆的《老子》和现有的《老子》版本作比较，就发现出入很大。仅仅西汉初期至东汉末期四百年的光景，版本不知历经多少的篡改。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篡改东西。比如，中国的佛经原来都是从印度文翻译的，但是翻译的时候，就篡改、加添自己的东西，所以跟原著作很不同。中国人对版本的不同既不在意也不讲究，反正都是佛经，都是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，谁传来就看谁的，并不追究是不是原著版本，而其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篡改、删添。

一九九三年，在湖北荆州的郭店挖出了一套战国时代（比汉朝早两三百年）的楚文竹简，有文字的竹简是七百多片，共一万二千多字、十六篇，当中包括《老子》。一九九四年，香港文物市场也出现一批战国楚简，很有考古价值，所以上海博物馆斥资收购典藏，共一千二百多片、三万余字、八十余篇，当中也包括《老子》。你听，战国时代的《老子》跟现代版的《老子》差距有多少？现代版的《老子》是八十一篇，战国时代的《老子》只有现代版的三十二篇，另外两篇是现代版没有的。换句话说，整个《老子》变成另一个《老子》。

比如，《老子》又叫《道德经》，其实《道德经》原来是叫《德道经》，道与德二字对掉了。还有，楚简一片片被编排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古卷作参考、依据，所以编好以后，以为就是对的，还给它加上注解。现在就发现很多竹简编排的次序是有问题的，连编排的次序都不一样了。我作这样的研究，是给大家作个比较，圣经有两万四千个手稿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五都一样，仅仅零点五有丝毫的不同，可见圣经是完全可接受、可可靠的，是非常值得我们阅读、钻研的一本书中之书。

## 圣经的作者

现在我们来第二个字母 A，就是作者 ( Author )。圣经是四十几位不同的作者合著而成的，从旧约第一位作者摩西开始，一直到新约最后一位作者使徒约翰，历经约一千六百年的时间。在一千六百年当中，这四十几位不同的作者，有的是皇帝，有的是牧人，有的是大政治家，有的是海边渔夫，有的是医生，有的是……各种身分都不一样，摆在一起就写成六十六卷书的圣经。这六十六卷书虽然是四十几位作者写的，但是前后连贯、一致，不光是主题一致，连语气也都一致。

比如，圣经头三章和最后三章是遥遥相对的。圣经头三章讲生命树，末了三章也讲生命树。圣经开头讲生命河，末了也讲生命河。圣经开头讲生命河所经之处有宝石、珍珠、黄金，到末了也讲精金、珍珠、宝石。圣经开头讲到，从亚当产生出夏娃，夏娃是从亚当建造出来的 ( build a woman )；到圣经末了也讲到一座建造的城，这城乃是羔羊的妻，羔羊和新妇是一对永世的配偶。你看，前后遥遥相对、完全一致。

当然，如果你读圣经、慢慢深入地研读，就知道这每一样都有它属灵的意义。比如，生命树代表神自己，当神流出来，就成为生命河，就是圣灵，产生变化过的宝石，就是蒙救赎的人，他们被建造在一起，成为神的配偶。这就是旧约和新约遥遥相对地，将神永远的定旨向人启示出来。你看，谁能写出这样的圣经？如果今天请你们在座四十几位编写百科全书，每人各写一部分，写出来肯定是五花八门、南腔北调，一看就知道有出入，现在连大陆文章和台湾文章都不一样。然而，圣经有四十几位作者，相距一千六百年，写出来的竟然前后一致，你就看见这背后有一只隐形的——神的手；神是圣经真正的作者。

## 圣经的预言

再说第三个字母 P，就是圣经里的预言 ( Prophecy )。有人算过，全本圣经有三分之一是讲预言。换言之，圣经有超过一千八百条不同的预言，讲到将要发生的事。当然有些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，有些预言正等着应验。比如，旧约里有两个大城——推罗和西顿，在今天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，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大海港。在古代社会里，腓尼基人是航海的专家，就象三百年前的西班牙人，以及两百年前的英国人一样，都是占据海权的霸主，所建立的海港更是辉煌之致。然而，旧约以西结书预言：“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，拆毁她的城楼。我也要刮净她的尘土，使她成为光秃的磐石。她必在海中作晒网的地方” ( 二六 4~5 )，又说“将你的石头、木头、尘土都投在水中” ( 二六 12 )。

换句话说，推罗要被铲为平地，成为晒渔网的地方，不再有昔日的荣华美丽。这预言开始应验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推罗，先前推罗人就大举搬迁到对面的小岛上，另造一座防御城。之后，亚历山大的军队大举进攻推罗，把古推罗整个城市铲为平地，将废墟上一切石头、木料、尘土都丢到海里，然后建出一条通达海岛的堤坝道（causeway），把新旧推罗城一举歼灭。今天推罗不光没有废墟，连地上尘土都被刮尽倒入海中，露出了光秃的磐石，成为打渔人晒网的地方。

以西结书也预言西顿：“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，使血流在她街上；被杀的必在其中仆倒，四围有刀剑临到她”（二八 23）换句话说，西顿要遭遇瘟疫、刀剑、死亡，但没有说它要完全被毁灭。西顿位于推罗的北边，你看今天黎巴嫩的情形，推罗完全无人居住，但西顿几经毁灭、几经重建，还有几万人住在那里。两个邻近的海港，一个要完全被毁灭，不得重建，另一个要历经瘟疫、刀剑，微弱弱地存在，可见圣经的预言完完全全应验了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很多应验的预言。一个很出名的预言，就是旧约但以理书里的大人像，说到人类的历史要出现四个大帝国，就是巴比伦帝国、玛代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。这个预言是在头一个帝国——巴比伦帝国的时候讲的，大约两千五百年前。西方古代的历史也完全印证了这个预言，就是巴比伦帝国要被玛代波斯帝国毁灭，而玛代波斯帝国要被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毁灭，最后希腊帝国将被罗马帝国取而代之。

旧约但以理书说，巴比伦王作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人像（二 31~41）。这大人像的头是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这个梦的讲解乃是，金的头代表巴比伦帝国，银的胸和臂代表玛代波斯帝国，铜的腹和腰代表希腊帝国，铁的腿代表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分成东、西罗马帝国之后，西罗马帝国约在公元五百年先被灭亡，而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公元一千四百多年亡于土耳其。自此，西方进入崭新的一页——现代历史，不仅承继了罗马的法律、建筑、文化、政治，也建立了民主国家和共产国家，由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所代表。

### 圣经预言的应验

再看第四个字母 S，就是以统计学（Statistics）来计算圣经能够被应验的可能性有多少。圣经说到关于主耶稣的预言，至少有三百个。我姑且算每一个预言，它应验与不应验的可能性是一比一。比如，旧约预言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（赛七 14，太一 22~25），假设这个预言应验与不应验的可能性是一比一。其实不是一比一，世界上有多少人出生是

没有经过男女交配的？你可能说根本没有，也不尽然。生物学告诉我们，可以不经过男女交配而出生，但那个比例是几千万分之一。这里我们姑且算作一比一。

又比如，旧约预言主耶稣要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（赛六二 11，太二一 4~11），这个预言的应验与不应验也算是一比一。换言之，应验的比例是二分之一。以此类推，这三百个预言全都应验的比例是多少呢？就是二分之一的三百次方，相当于 10 的九十次方分之一，可以说根本没有可能全都应验。这还是以一比一的比例来计算的，若以科学合理的机率来计算，那应验的百分比就更加渺小了，几乎是零。但事实证明，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了，可见圣经的确是神的话。

## 圣经是神的说话

我讲 M-A-P-S 是给大家看见，圣经是一本很奇妙、很奇特的书，因为它是神的说话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不是因为它是古老的书，也不是因为它的古卷是最有价值、最可靠的，更不是为着读它的预言。我们读圣经，是因为神“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”（约六 63）。“生命”虽然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很实际。比如，“爱”实不实际？爱很实际。如果有人真正爱你，你可以感觉得到。同样地，你读圣经也会感觉到，神有时直接对你说话。你虽然看不见神对你说话，但你自己能感觉到神在对你说话。

我读圣经四十多年了，神直接对我说过好多次话。我刚得救没多久，还是个中学生，读到一节圣经：“谁是敬畏耶和華的人？耶和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”（诗二五 12）我很清楚这是主特别对我说的话，因为那时我正迷茫于前面的道路。之后，我决定要去美国。因着我不是去读书，而是去参加属灵的训练，所以我对我的父母说，我不应该接受他们经济的供应，我要自己仰望主。但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，怎么仰望主？

有一天，我读到马太二十章，说到主呼召人进葡萄园作工（1~16），有一句话就跳了出来：“朋友，我不亏负你”（十三节，《和合本》），这是主对葡萄园的工人所说的话。我知道这几个字“朋友，我不亏负你”，是主直接对我说的话，也是主对我的印证。这样的经历和故事太多了，讲不完。有时神会直接对你说话，那真是受用。有时神没有直接对你说话，但你读祂的话，就好象进到光的范围里，宛如天亮了一般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光，反正就是进入光的范围里。你读圣经，就把你带到一个光的范围里。

上一周我们在台北有一场七千多人的青年大会，大多是十五岁到四十岁的青年人。我见证说，我十六岁开始读圣经，读到今天六十岁了，已经读了四十四年，我是越读越喜欢

读，爱不释手。现在我们每周有几位弟兄在一起 RSG 追求。我们的追求跟你们的追求不一样，我们是每天要花两、三个钟头，钻到每一个字、每一句里面，研究希腊原文怎么讲，各家各派怎么讲，恢复本又怎么讲，读得真味道，真是享受。